

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

楊春山入社

吳夢起等著



吳夢起等著

楊春山入社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(2)

楊春山入社

吳夢起等著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439) 字數：66千

開本 $31^{\frac{1}{2}} \times 43^{\frac{1}{2}}$ 印張 $4\frac{3}{16}$ 插頁2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65000

定價(5) 0.28元

封面画：孙如一作

內容說明

本書包括五个短篇小說，从全國各主要文藝刊物上選譯出來。这些作品，主要反映了農業社会主义改造中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种思想、兩条路綫的鬥爭。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那些作为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个体農民，在合作化运动中，是怎样擺脫了落後、保守、自私的东西，朝着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迅速前進。作品告訴我們，合作化运动在農村中引起了多么深刻的社会变化；同时也說明合作化运动是使農民永远擺脫剝削、壓迫的唯一道路。

目 次

楊春山入社.....	吳夢起(1)
旺公夫妇.....	陈 燕(28)
孫万福老头.....	蔣天心(68)
春夜.....	楓 林(95)
爭執.....	湖北野(114)

楊春山入社

吳夢起

一

陳文林互助組連着兩年都是縣的模範互助組，誰都說這個組的人心齊。

到了第三年頭上，互助組要改成生產合作社，什麼事都挺順當，沒曾想，臨到末晚還出了問題，偏有人不願加入，這個人還偏偏是個老組員，不說別的，對新參加的影響也不好啊！這個人叫楊春山，年歲是大了些，有些事看不遠；還有點倔脾氣，認上一條道非碰到南牆不回頭。他當初也是個貧農，剛成立互助組那工夫沒少出力。從土改到如今，他的生活總是步步上升，這幾年置了一頭青驢子，一輛花轎轎車，日子過得火火爆爆的。

可是為什麼他又不幹了呢？楊春山不把實情往外說。別人動員他，他就說年歲大了，和年輕人一樣起五更爬半夜地掙勞動日，不趕趟了，自己單幹就圖個鬆快。再說家裏人口不多，除了老伴就是一個小子、一個

閨女，虽说孩子們歲數還都不大，也能幫幫手，四口人不閒着，也就对付了。

其实，知底的人都知道他不入社最大的原因就是捨不得那塊地。提起那塊地可真是沒比的，大夥都管它叫“龍眼”。這塊地也確實是好，三面靠着別人的地，可是比別人的地勢低，另一頭却又挨着個小河溝。雨水多的時候，水就順河溝淌走了；若趕上天旱，高場的地都乾得梆硬，“龍眼”地還是濕漉漉的。地板黑乎乎的像要冒油。有一回技術推廣站的同志說這是什麼“团粒土壤”，能多打糧食。

在互助組裏，虽说大夥一塊幹活，可是誰地裏打的糧食還歸誰。听说合作社是把土地入股，楊春山就犯了核計了：就算是這塊地能多給點租，也不能多多少。又听说社裏還想把那一片地都改成水田，自己对種水稻是“擰麵杖吹火——一竅不通”，這一來地就算完了。

另外，楊春山還有點私心：解放前他只有二畝半地，還在個山溝裏，下剩就得租別人的地種，起早貪黑地幹了三十年，二畝半還是那二畝半，那時候他多麼想置地呀！越是好莊稼把式越對地土親。共產黨來了，他有了地，二畝半變成十畝半，特別是把那塊“龍眼”地也分給他了，他樂的在夢裏都閉不上嘴。更加上這二年在互助組鬧的，有了車有了馬，眼前吃穿再也不用愁了。他想：雖然人們總提社會主義，可是誰也沒見着過，俗語說

的好：“眼見為實，耳聽是虛”，社會主義到底怎麼個樣還不敢說，而自己可一天天老了。大兒子活着也好，今年該有二十五六了。偏又叫偽滿小日本挑了“國兵”，一去沒個音訊，約摸也早完了。眼前這兩個孩子還都小，千斤的担子都挑在自己肩膀上，連個替換人都沒有。若入上合作社，倘有個疾病災恙，掙不來勞動日，就得眼瞅着抓瞎。白跟着挨餓，倒不如自己單幹，有點富裕錢就攢起來，置上幾畝地。忙不過來的時候叫上兩個短工，誰也不能說是剝削，還省得自己一年到頭賣老命。

原來的互助組長，如今是社主任的陳文林，來找過他好幾回，不但沒把他說服，反倒把倔脾氣勾了上來。你說你的，他一聲不吱，一勁兒巴嚙小菸袋，兩隻眼睛瞅着地，說不上是在听啊還是沒听。等別人說完了，他磕磕小菸袋，把頭抬起來，眨巴眨巴眼，晃晃腦袋就算作了答覆。

陳文林雖說才三十來歲，辦事倒是滿有辦法，他不著急也不上火，笑了笑就走了。他知道要爭取楊春山這樣的人，不是幾句話的事，得慢慢來。

是不是合作社离了他不行呢？那倒不是，這裏頭有個原因：一來是從互助組發展成合作社，往前跨了一大步，老組員都願意全組人馬都過來，不願有誰拉後。二來是合作社响应政府号召，打算把幾垧旱田改成水田，“龍眼”那一溜的地都是合作社的，靠河近，還有個小河

溝跟河通着，不愁缺水；也跟政府請求好了，貸給一台抽水機。楊春山這一不幹，就把這個計劃打亂了，“龍眼”地正卡在這些地當間兒，換地他一定不幹，他自己又不種稻子。就在這裏出了麻煩。

這天舊曆正月十八，是合作社成立的日子。鄰居的那些社員們都穿得整整齐齊地到後屯開會去了，別人也都湊去看熱鬧。楊春山的閨女和小子也要去，叫他申斥了一頓，吓的都鑽進東屋去了。他守着個小火盆坐着，拿個小鉄鏟有意無意地撥弄着將熄的炭火，心裏老覺得空落落的。四外一點動靜也沒有。偶爾有一兩個小孩在街上放過年剩下的鞭炮，啪的一聲，顯得更冷清。

呆了一會兒，他披上棉襖，溜溜縫縫地走了出去。陽光暖洋洋地照着，有點春天的意思了。他順腳走到“龍眼”地边上。互助組的地去年都秋翻了，“龍眼”地翻起來的土一排排的，就像瓦房上一排排的洋瓦。他想：自己那三間土房子也破得不像樣了，赶再住個兩三年，剩點錢，也翻拆翻拆，蓋上它三間瓦房。他腦子裏滿是將來的打算，只要一琢磨，就彷彿看到了那所新房子。這回蓋房子定規安玻璃窗，叫它亮亮堂堂的；也該安上套紗窗，不再受蒼蠅蚊子的氣。

他坐在地邊的小河溝沿上，抽着小菸袋，琢磨得出神了，有人走過來都沒聽見，直到來人招呼了一聲：“老楊大哥！”他才冷丁醒過來。一抬頭，就看見是于万

金，笑嘻嘻地瞅着他，臉上紅撲撲的，連眼珠子都紅了，順風吹過來一陣酒味。

楊春山站起來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。他早先对于万金看不慣，二八月的莊稼人，下地還不頂个半拉子，成天东跑西顛，光趕集跑買賣，听人說还放着高利貸。家裏的地僱人种着，还專僱山裏的人，好少給糧。去年把个長工辞了，却把个老丈人找來。明面上說，是养活他老丈人；暗地裏，把个老头子当長工使喚，就为的省得人家說他剝削，說他是新富農。

楊春山看不上这样的人，他喜欢实打实的能幹活的手。可是这陣子四外不見人，眼前就有一个于万金，心裏反倒有點喜欢，多悶人哪，跟他嘮嘮也好。

“老于，沒趕集去？”

“正月裏，集上也沒事。”于万金掏出盒煙捲來，遞給楊春山一支，楊春山搖了搖小菸袋。于万金就自己點上，抽了一口，然後慢騰騰地說：“噯，老楊大哥，你們不是今天建社麼？你怎麼沒去呢？”

一听到建社，楊春山心裏又翻騰了一下子，他想了想，說：“咱沒入社。”

“沒入？”于万金假裝出驚奇的样子。接着又笑了笑，“沒入也不錯，你這麼大歲數，跟他們年輕人在一堆兒是鬧騰不起，再說——你这塊‘龍眼’地……”

楊春山回过头來，在陽光下縫縫着眼睛看着自己的

地，積雪在壟溝裏反着光。

“兄弟說句良心話，嘻嘻，誰見了誰不眼饞？只要你說個數，你瞧，準有不搭價的，你信不信？這是無價之寶哇，老哥！”

楊春山點了點頭。

“入了社，就完啦！”于万金一拍大腿。

楊春山又點了點頭。心想：別看于万金不是正經莊稼人，心裏頭倒挺明白。忽然他覺得于万金其實並不坏，愛說愛笑的，自己以前看不上他，真是多餘。

他們兩個坐在那兒談了老半天，臨分手的時候于万金拍拍胸脯說：“老楊大哥，咱哥們沒交長，長了你就会知道，只要有難處，告訴兄弟一聲，別的能耐沒有，跑跑顛顛还行。”

于万金搖搖晃晃地走了。楊春山回過頭，看見一夥人往前屯走來。該是合作社的成立大會散了吧。又覺得心裏像丟了點什麼東西似的，想去看看。一轉念：管他呢，回去喝兩盅再說！

二

開過了成立大會，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要作計劃了，第一生產隊的隊長來找社主任陳文林，商議改水田的事。水田暫時改不成了，隊長心裏窩着一肚子火，要

去找政府給解決。陳文林擺了擺手說：“別着急，反正抽水機得傍秋才能來，沒有抽水機改起來怕出問題，咱們沒經驗還是明年穩穩當當的再幹吧！楊春山的事更不要急，咱們幹一年給他看看，到時候不怕他不來。”

陳文林提出來先在那片地上種旱粳子，隊長也同意，答應回去詳細作個計劃。剛要走，陳文林又叫住了他：“算種子的時候，把楊春山那塊地也算上。”

“怎麼，還有希望？”隊長驚奇地問。

陳文林的腦子裏浮現出楊春山的僵樣子，他搖了搖頭說：“今年怕不行了，叫他先‘丟當’一年吧！”

“那幹嗎給他預備種子？”

“團結還是要團結他的。政府告訴說：去年天旱，怕今年雨水多。那片地地勢太低，又靠着河，澇了就够搶。咱不能眼瞅着他遭害呀！”

“他可一點不給咱們想……”

“得，”陳文林把隊長推出去，“咱們別跟他一樣，忘了黨告訴咱們的政策啦。”

春耕工作開始了，一動手楊春山就沒趕趟。合作社人馬分了工，搗糞的搗糞，送糞的送糞，選種的選種，忙的熱火朝天；楊春山這邊就一個人，他們娘三個搗糞都不頂用，什麼都得自己來。去年一冬沒怎麼下雪，要出正月倒來了一場大的。道上濘的厲害，花轎轎車就一

匹牲口拉，走出不远就陷進泥裏去了，任憑鞭子抽得叭叭响，嗓子都吆喝啞了，青騾子黑的恨不能把头扎到泥裏去，車轆轤还是晃了晃又不動了；幸虧過來合作社的車，才帮着拉出來。沒法子，只好半車半車地送吧。再看合作社，三套的膠輪車，車上的糞堆的都帶尖，跑起來还是輕輕快快的。

赶到春耕就更不像样了。合作社新置的馬拉農具都下了地，还分成工作隊搞紅旗競賽，不管到哪塊地裏都像刮陣風一樣就播完了。再看自己這邊，種子沒顧得選，叫送糞就誤了。播種的時候全家四口人都到地裏去，忙了半天，才種上幾条壟。小柱子沒牽过牲口，走走就走歪了；等翻到地頭磨過身來一看，翻起來的壟弯弯曲曲的，中間一个大肚子。氣的楊春山扔下鞭子朝小柱子後腦勺就是一巴掌，还杈着腰罵了一頓。小柱子哼唧唧地悄聲哭。楊春山的老婆在一旁說了楊春山一句，楊春山又朝老婆吵吵了半天。

正鬧着呢，就見合作社的人馬過來了，老遠就聽見嘻嘻哈哈的，双輪双鐮犁在大道上咯唧唧地响着，有的犁上还插着小紅旗。犁後頭跟着播種機，簡直趕上个砲隊那麼威勢。楊春山看了一眼，馬上把头扭過來，操起鞭子吆喝了一聲。小柱子擦了擦眼淚，牽住了牲口，爺倆就順着那条歪壟一溜歪斜地翻了下去。

老婆和閨女玉榮在後頭點種。娘倆個唧唧嚙嚙地悄

声叨叨。楊春山听不清楚，影影綽綽听见一半句，好像老婆在說“老糊塗”什麼的。心裏一股火又往上冒，竟敢当着丫頭罵我！可是又忍了忍，心想：你們女人家懂得什麼，再过幾年看。

合作社的人馬到了，在地裏散開。楊春山的妹夫劉德光扶着洋犁趕着牲口从楊春山地頭走過去，隔老遠招呼一聲：“大哥！”楊春山沒站下，只點了點頭，在嗓子眼裏應了聲。到跟前，劉德光趕的那匹黑兒馬子看見楊春山的青驢子，像打招呼似的仰起脖子哐哐直叫喚；青驢子也直蹬前蹄。楊春山想起來，在互助組的時候，這兩頭牲口總拉一副套。“他媽的，你們還拉交情！”楊春山罵了一句，揚手就給了青驢子一鞭子；青驢子往前一掙，差點兒沒把小柱子拽個跟頭。

雖然開頭就沒弄好，楊春山心裏还是不服勁：憑自己這兩下子，憑這塊“龍眼”地，說什麼也不讓合作社拉下。

正走着，猛抬頭看見地頭上站着個人，笑嘻嘻地瞅着他。原來是合作社主任陳文林。楊春山不願見他；可是人家在地頭站着，自己也不能半道停下呀！他假裝沒看見，繼續往前走，剛到地頭，陳文林招呼了一聲：

“大叔！”

“唔，文林哪，忙不忙？”他順口答應着，調過犁杖就往回走。

“大叔，你种的什麼？”

“高粱！”

楊春山緊忙答了一句，又抽了青驢子一鞭子，一乎乎地走了。他尋思这回陈文林一定走了。可是到地头回身一看，陈文林还在地那头站着，自己的老婆不知在跟他指手劃脚地講些什麼。

楊春山一賭氣把鞭子一扔，坐在溝沿上。小柱子一看爹坐下來，也就伸了伸腰，哎喲了一聲，就勢躺到地上。楊春山不由得心疼起來，孩子還小，牽了這半天牲口約摸也累的够噲；書也不能唸了，小柱子為這個哭了三四回。可又一想：這也都是為他們打算，頂多耽誤個一兩年，等往後日子寬綽了，那時候再唸也不晚。他掏出小菸袋裝了一袋老菸葉子，抽了一陣，陈文林還沒走。老婆也不知在那兒叨咕些什麼，陈文林也比劃着講，玉榮也跑過去听。講什麼鬼名堂！許又是什麼优越性！

楊春山越看越不放心，叫起小柱子，趕起牲口，就又奔他們走去。

走到地头，老婆迎面走來，他瞪了她一眼。陈文林還是笑呵呵地說：“大叔，我想跟你談點事。”

楊春山沒吱聲，站在那裏又掏出了小菸袋。

“大叔，你這塊地種高粱，我看不如……”

“種什麼？種水稻？”他搶過去說，“聽說你們要種水稻，是不是？”

“今年不行，抽水機倒是定妥啦，可是，伏後才能



“大叔，你这块地种高粱，我看不如……”

茹辛作

做出來。只好過年種啦。”

“那好，你們的生活这下子可該改善了，吃大米——那，今年種什麼呢？”

“種旱粳子。”

“哦，陸稻，也不錯。”他沉了沉，然後慢吞吞地說，“要是趕上好年頭，種粳子也能收。”

“得趕上好年頭？”

“嗯，碰時氣吧，誰還不是靠天吃飯！我沒種過那玩藝兒，說不準。我是種高粱的手，吃高粱米的命。”

“大叔，”陳文林誠懇地說，“去年旱了，怕今年水多，政府也告訴叫防備點。咱這片地地勢低，靠河近，種上粳子，水多點也不大碍事。大叔要是想種的話，我給你老討換點種子……”

“謝謝你吧，文林！我種不來那東西，我還是種高粱，憑天由命吧！”

陳文林沒吱聲，笑了笑，走開了。

楊春山想：好心！還不是又來囑咐我這塊“龍眼”地來了！

三

高粱長到二尺多高的時候，鬧了積夜盜虫，把高粱葉啃的疤疤拉拉的。楊春山一家四口人都下地了，天天